

◎文物揭秘◎

谁在收藏中国

吴树

28 李老板告诉我,尽管如此精细、不惜成本,但大多数时候一柴窑坯子只能烧成一两件瓷器,所以这种高仿品造价十分昂贵,卖出去也就便宜不了,每件元明清“官窑器”的卖价一般都不低于二十万元。尽管如此,他们的活儿还是应接不暇,广交会展销的商品,国家送给外宾的礼品都要提前两三年预订。

“价格是贵一点,但是从我这里出窑的东西,从器型到分量,都可以保证与样器分毫不差,比官窑还官窑!”李老板自豪地说。

我问李老板:“您这里的高仿品有没有流入国际拍卖市场?”

李老板没有完全正面回答我,只是说自己从不把仿制品当真的文物卖。但是他还是透露了一样秘密,说现在有的私窑被香港和台湾的老板买下来,根据市场行情投入大量资金秘密仿制值钱瓷器,并规定每个窑口一年只能做几件,而且只能给窑厂老板发货,不许外卖。

过后,我又向李老板的外甥打听此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一向有问必答的小伙子对这个问题也忌讳,拐着弯儿说:“这么跟你讲吧,像我舅舅这种窑口烧制的高仿品,100%能通过专家鉴定和仪器测定,打进一般地市县博物馆都是抢手货,有的还被人卖给了省级博物馆。即便是非常挑剔的港台客商,也从来没发生过退货。不过,我舅舅他自己从来不做这种事,他卖货给别人时都讲得清清楚楚是高仿瓷艺术品。”

“虽说这里出去的瓷器都是仿造传世品,不用太过做旧,但是它们的火光又是怎么去掉的呢?并没见到酸咬过的痕迹?”我很疑惑。这“火光”是指新烧造出来的瓷器表面一层刺眼的光亮,过去曾是仿造传世瓷器者的一道死穴,因为对付它的唯一手段就是直接用酸泡,或者用超细的砂子去打磨。但是这样做只要稍有常识的买家都能识破,因为酸咬过的瓷器会失去釉面的光泽,而砂纸打磨过的瓷器在放大镜下面则可以发现很规则的平行线条。

“看来你真老土啦!现在还有谁去用酸咬、用砂纸打?”小伙子笑话我说。

“怎么做旧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呀?好比一个再好的演员,就说唐国强饰演毛泽东吧,化妆得再好、演得再像,你能看不出他是唐国强吗,还真的把他当作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我突然想起一位国家级的鉴定专家对我说过的话,便以此反驳小伙子的狂妄。

“你还别不信,这里仿制的官窑瓷器,神仙都破不了阵!”

瞧着小伙子的自信,我隐约感觉到还有该看的地方没看到,便激将道:“你就吹吧,反正吹牛又不犯法!就算你吹到天上去,也没人相信你就是上帝!”

这一招还真奏效,小伙子果然给激得嗷嗷叫:“你还不信?看来我得让你去见识见识!”

“还见识见识,见识你吹牛就足够了!”

这一下小伙子坐不住了:“你等着!”蹬、蹬、蹬跑进隔壁他舅舅的办公室。

隔着玻璃我看见小伙子跟他舅舅磨了半天牙,估计是他舅舅不同意我去他们的核心机密车间参观。好一阵软磨硬泡,最终还是当舅舅的让步了。小伙子又蹬、蹬、蹬跑回来,怒气未消地说:“走吧,我硬是要叫你心服口服!”

这次参观可谓是我大开眼界,出于信用原因,我不方便详细披露这个现代“官窑”的核心机密,但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一些热衷于元明清三朝景德镇官窑瓷器收藏的朋友们,赶紧歇菜,别指望捡这种漏,这三朝官窑瓷器就算是出现在正规拍卖场上,也要三思而行,因为目前的鉴定手段,无论是专家的“眼学”,还是仪器的科学测试,都无法攻克这里的城池。道理很简单,高端电脑软件+精密物理化学仪器+无痕做旧设备,目前你用什么招数能够与之抗衡?

在李老板的窑厂,我还目睹了一场交易:一位台湾来的古玩商拿来一只清代雍正绿地堆花鸟纹六角瓶,以每只28万元人民币的买价要求李老板给仿造10只。那以后我注意到,同类拍品果然连续两年出现在国际拍卖会上,并且都以高价成交。

完成此次采访后,记者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近年来凡是到景德镇这类窑厂认真考察过的人,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国宝级专家,大多从此三缄其口,再也不轻易给人“长眼”讲法了。



(德)弗兰克·丁君君 译著

海,另一个未知宇宙

◎热书快读◎

1 进化女神必然心满意足,否则她不会沉睡了漫漫三十亿年。

或许进化女神已对自己的成就深感骄傲,觉得无需再上一层楼。当然,大分子的细胞膜的确是一大发明,颇能令人浮想联翩。然而漫漫三十五亿年中,她为何只造出了单细胞生物?没有任何更复杂的生命形式,没有腿,没有牙齿、眼睛,哪怕是一些勉强强分出了上下身的爬行生物?为什么进化女神停滞了这么久,才继续冲劲十足地着手生命的试验,创造出愈来愈复杂的有机体?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提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化女神创造的生命日趋复杂?其实大自然的并没有呈现明显的“进步”趋势,虽然我们一厢情愿地以偏概全。当然,人比单细胞动物要聪明,然而人类也更为脆弱。复杂性令我们身心虚弱,只要气温稍有变化,或股市稍稍低潮一些,我们就已不堪负荷。然而细菌却不畏严寒酷热,能经受火山爆发、彗星撞地球式的大灾难,无论是在滚烫的深海温泉还是南极的冰天雪地,无论是在岩石中还是在你的面包里,细菌都能随遇而安。

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先得了解进化女神的本来面目——进化是无数偶发事件下的牺牲品,她从未自己想过要去创造生着蟹螯、长着有柄眼,或打着阿玛尼领带的生物。当然,让细胞批量生产是一项伟大的壮举,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话说回来,进化女神从过去到现在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既有条件带来的后果。而这些条件又完全听任地球的指挥——地球就像喜怒无常的女明星,时而六亲不认,时而温柔可亲。有时它还要要求在遵从其绝对权威的前提下持续改造自然环境。

面对各种气候、地质乃至宇宙条件的影响,进化不得不经常有所行动。因此,想到进化女神在长达三十亿年的时光中一直成功地制造着单细胞生物,人们不能不惊叹莫名。因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打击萌芽中的生命,一直是年轻地球的一大嗜好。而且,细胞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细胞,其中还涉及到时间速度以及因果循环等问题。

我们还是先往回走,走到最前端,走到大爆炸之前。你看见什么了吗?没错,一无所有。之所以一无所有,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宇宙,然而这种虚无恰恰导致了自身的覆灭。人类在丈量自己时,不仅要考虑长、宽、高等数据,还应考虑到自己的“使用期”,就像商品一样。然而大爆炸之前并不存在时间,换言之,时间还没溜进宇宙。没有时间,就没有时间中的过客。

然而大概在一百三十七亿年前,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一无所有的虚空中骤然诞生了时间和空间,两者开始迅速延展。面对这一事件,就连史蒂芬·霍金也语焉不详。接下来,无数事件以惊人的速度相继发生,即使只是探讨年轻宇宙生命的头三秒,人们就得穷尽书海。然而如果你认为那只是一段事件“繁多”的时期,那可要小心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那时的时间速度比今天要高出多倍。想象一部以快动作镜头拍成的电影——电影中的动作与正常时间中的动作一模一样,只是一切都快了三倍。这种快节奏的播放速度类似一种时间的高速度,而电影中的角色却完全不会因此手忙脚乱。在他们眼中,一切并无异常。而且,即使他们知道自己只是电影里的角色,并看见了观众所在的世界,他们仍会认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比他们要慢三倍。

时间是一种相对现象,它受制于形形色色的因素影响。重力会令时间摧折、紧缩、弯曲或回返。今天,时间在宇宙的不同区域以不同的速度流淌。各个宇宙时区的人均会认为自己体验的时间才是绝对时间,只有一个独立于时间之外的观察者才会发现其中的巨大区别。

因此,一个过程的快慢,或一段时期的长短其实只是观察者的一家之言,换言之,一个时间测量者的一家之言。然而直到今天,“独立于时间之外的观察者”依然只是高等数学的假设物,因此我们只能满足于自己的片面性,将三十亿年视为一段漫长无比的时期。反正那时根本没有人来确立时间的标准,因此“快”“慢”之类的概念完全可有可无。长短并无意义,三秒和三十亿年之间并无区别。时间长短的计量其实并不依赖于时间单位,而是取决于事件的丰富度。这样看来,三十亿年的单细胞生命或许只是区区瞬间,而开天辟地的三秒却是一轮永恒。因此,人们不能因为地球历史中的主要角色是细菌,就指责进化女神玩忽职守。这种看法实在有失偏颇。

连载

连载

◎长篇拔萃◎

爱恨悲歌

赵培龙

32 经过艰难痛苦的治疗,钟国仁的脸终于恢复正常,只是看书时间稍长一点,眼睛和面部就会痉挛。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曾可莲打来的。她问曾可艾,吴曾妍来了没有。曾可艾说既没见到人也没接到电话。曾可莲说好像去了省城,刚才打电话到学校,同学说一大早就走了。放下电话,曾可艾多少有些纳闷。

下午,吴曾妍出现了,这样曾可艾反而不意外了。她问吴曾妍为什么不事先打个电话。吴曾妍说想给姨妈一个惊喜。曾可艾让吴曾妍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晚上,曾可艾做了一大堆吃的。吃完饭,曾可艾问吴曾妍:“这次给同学捎东西了没有。”吴曾妍说:“没有,这次是专程来看望姨妈的,离开姨妈太想姨妈了。”曾可艾笑着说:“少给我耍贫嘴,不过,只要你到姨妈这儿来,让姨妈看看,姨妈就心满意足了。对了,刚才你妈说你上午就出来了怎么下午才来,路上有什么状况?”吴曾妍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上午就到了,与朋友去公园了,然后就来姨妈家了。”曾可艾乐了,说:“我说嘛,分明是来会朋友的,还说得好好听专程来看我的,你这丫头看来真是越来越会哄姨妈高兴了。”吴曾妍连忙解释:“会朋友只一会儿功夫,看姨妈得一天功夫,当然时间长的是主要的了。”

夜深人静。钟国仁突然说:“我发现妍妍今天好像遇到了特别的事儿,你看她脸上光彩四溢的,很难得。”曾可艾问:“什么意思?”钟国仁说:“我总感到妍妍最近的神态像是恋爱少女才有的。”曾可艾终于明白了钟国仁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妍妍在交男朋友?对了,她说今天上午先去公园会朋友,难怪晚上回答问题表情怪怪的。”钟国仁继续问:“那你有没问她上午会谁去了?”曾可艾说:“你这人真是,我怎么好问这些,即使问了她说实话?不过,但愿我们丫头能遇上白马王子英俊少年。”钟国仁说:“就凭我们妍妍的气质长相,找个对象肯定差不了。”说罢两人都会心地笑了。过了一会儿,曾可艾又说:“不对呀,妍妍在省城呆的时间很短,与外界没什么交往,能交上什么样的朋友呢?”钟国仁说:“又来了,你不想想,现在的孩子可不是我们那个年代,信息沟通多快,说不准是中学的同学或者别的什么人也未可知。”曾可艾冷笑道:“但愿我是神经过敏。”

第二天一早,钟国仁转了一圈买了点心回来。吃饭时,曾可艾问吴曾妍:“上午出去吗?”吴曾妍说:“约了同学,逛街。”曾可艾问:“昨天一起回省城的?”吴曾妍说:“不是,以前高中的同学,在省财院读书。”曾可艾问:“男的还是女的,有空领来坐坐。”吴曾妍笑了,说:“瞧姨妈,像个查户口的,到时候领来姨妈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曾可艾又问:“那要不要姨妈陪你们逛?”吴曾妍故作神秘地说:“姨妈要去也可以呀,可见了面后,下次就不就神秘感了。”曾可艾说:“那好,早去早回,别耽误吃午饭。”吴曾妍忙说:“姨妈,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想在街上随便吃点,直接去车站。”曾可艾不容置疑地说:“那不行,一定要回来吃午饭,待会儿我还要去买你喜欢吃的龙虾呢。就这么说了。”吴曾妍见拗不过,只好答应。

吃完饭,吴曾妍小鸟一般飞下楼去。曾可艾被年轻人的青春活力深深感染,愣了半天神才自言自语道:“年轻真好,我们怎么不老呀?”钟国仁见状,摇摇头说:“不老还想成精?”曾可艾没好气地说:“你才成精呢。”钟国仁没有再和曾可艾争嘴,转过话题说,过会儿去公园转转,散散心。

钟国仁吴曾妍出了门后,曾可艾去农贸市场采购,七七八八买了一大堆。回到家,系上围裙忙乎起来。

中午,吴曾妍如期回来,曾可艾笑逐颜开。钟国仁说:“你姨妈今天买了很多龙虾,一半我们中午吃,还有一半让你带到学校。”

吴曾妍说:“姨妈真是太可爱了,让小妍吃不了兜着走,今后怎么报答呀?”

曾可艾说:“等姨妈老了,到了你家也给姨妈做好吃的就是了。”

吴曾妍调皮地说:“到时候同样让姨妈吃不了兜着走。”

钟国仁说:“听到了吧,妍妍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呢。”曾可艾冲吴曾妍做个丑脸“嘿”了一声。

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插图:小平